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支務始末卷之三十二

咸豐八年戊午十月甲辰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所有

內定章程。且何桂清。自到上海以來。屢飭藩臬兩司。於商辦稅則之時。設法引透。無如該吏總謂縱能免稅。亦難罷棄條約。即且桂良等。屢奉

聖訓諄嚴。亦曾密令隨員。將

內定辦法。從旁探詢。實屬難行。令人無計可施。藩司王有齡。臬司薛煥。亦皆焦急萬分。雖已精疲力竭。仍藉稅則。故意

廷宕與該夷早夜糾纏。總期能去一款。即少一款之志。乃該夷持之甚堅。難以得手。即駐京一節。且以奉到

硃批。業經奏明伊國君主。不能更動為詞。且等於拜摺後。接據該夷照覆。另錄奉呈。

御覽。察其詭計。即能不長住京師。而隨時往來四字。未肯改去。且必須擇一與彼有益之處。始可相抵。說至再四。方可得通。此一線。尚非十分允許。且等晝夜思。雖悉心商酌。總錄中。固多事之秋。只可暫為羈縻。俟連年多收稅課。即以該夷之財。制該夷之命。庶幾不致受虧。果然省得駐京。則以後一切。均歸上海商辦。可否。

欽派大臣。量率大員。漸馴其性。不過多費心機。使其從容就範。較之一朝決裂。不可收拾者。大相徑庭。目下夷性未馴。甚難駕馭。實非且等怯懦。希圖省事。欲為將就了結之謀。益深恐禍機莫測。釀成兵端。轉致上煩。

聖慮。現在上海大輪兵船。業已不少。而自天津議和以來。夷心疑信參半。不於此時調停妥當。開平二月以後。設該夷又啟戎心。雖津門海口。準備已齊。一經用武。此後更難講和。軍家勝負靡常。若非兵精餉足。僅欲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兵威稍挫。更恐難以為情。且海運正當其時。無論天津上海。何處用兵。辦理諸多掣肘。即不在天津而在上海。則蘇州

鎮江均屬可慮。現在夷情甚為浮動。臣等必當小心謹慎。妥善辦法。萬不敢即時令其決裂。有礙大局。其駐京一節。擬即備文照會。務令消弭。至於廣東省城。亦必妥為商量。燭其委日退還。其長江設立碼頭。與內地遊行兩款。但能有法可施。無論如何為難。均須逐層妥辦。惟惟國夷酋。已於二十日回滬。昨聞委員探報。吳味鼎三國夷酋。忽有駕船同赴漢口之信。吳首頓囑。前已有欲往漢口先看地方之語。故於前摺聲明。今又突有三國同往之說。不敢不據實陳奏。

硃批知道了。

論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懇陳夷情。並辦理棘手情形一摺。總以
夷人不肯罷棄條約為言。在該夷自不肯輕棄前議。原欲桂良
等竭力設法。以圖補救。乃歷次奏報。於內定辦法。業已置之不
論。而此次摺內。竟併駐京一節。亦有不能挽回之勢。然則朕派
桂良等前往上海。又命何桂清會同商辦。豈真專為稅則計耶。
桂良等接奉疊次嚴諭。既知惶悚。尚非全無天良。不過希圖了
事。不知目前兵端。固不可開。將來後患。豈不可慮。所謂以該夷
之財。制該夷之命。不過徒託空談。豈能確有把握。總須將前諭
四事。盡力挽回。即不能照內定辦法。亦可勉從所請。若徒事作
難。必欲邀朕允許。然後將就了局。一奏盡責。試思桂良等在津。

濫許該夷所求之事。據奏。原思日後挽回。若至今仍無補救。不獨無賴對股。其何以對天下。何桂清身任封圻。特命會辦要事。而堅執己見。竟於國計無裨。桂良等隨同附和。牢不可破。清夜捫心。亦當自愧。前據奏稱。該夷呼喚。高首為我出力。何以此時並未見其相助說合。即前在天津所覓內線黃姓諸人。桂良等亦何所恃而輕許於前耶。至該夷欲赴漢口。尤須力為阻止。此時沿江賊船充斥。若夷船誤被損傷。中國豈能任咎。若因夷船經過。而我水師停兵相讓。設或賊船跟蹤直上。豈不攪我長江大局。該夷既真心和好。豈有不可理論。著桂良等剴切止之。為

要。迭次批示之後。本已無可再論。朕不惜諄諄告誡。尚冀桂良等。盡心圖維。以全大局。當此國家多難之時。盡一分心。加一節。天下消一分禍。害。桂良等受恩深重。身在局中。肯有攸歸。朕不能再為曲諱也。

丙午。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目下稅則。雖已辦有眉目。而所以遲遲不定者。原欲藉此為商酌條約之計耳。無如夷性犬羊。雖經飭令藩司王有齡。臬司薛煥等。設法開導。又經臣等備文照會。誠難破其愚惑。臣等體

察夷情。自天津議和以來。其心將信將疑。防我之念。幾已無微不至。此時若仍事事將就。則後來貽患。固屬無窮。若稍露羈縻之形。又恐禍起目前。實深可慮。臣何桂清。所以率同藩司王有齡。晝夜趕來上海者。正為夷性未馴。防其變生不測故也。日前揚城復陷。江北軍情。萬分緊急。提臣張國樞。已帶兵渡江。大江南北。軍情日繁。一日。臣何桂清與臣桂良等。再四商量。勢難強留。即擬於二十五日申刻。飛檄回蘇。與撫臣趙德謙商酌一切。即行折回常州。察看情形。再定進止。且桂良等。因夷務正當喫緊。萬不敢稍涉鬆動。設該夷謂稅則已定。不肯久留。一旦揚帆竟去。貽誤

匪輕再四斟酌。惟有暫留藩司王有齡。仍在上海。與薛煥等。是緊想法。力圖補救。

硃批。知道了。該督既可離滬。王有齡何不可離。明俾該員事事把持。總恐他人收效。况該督司此次辦理夷務。獨存成見。不准他人入手。殊屬膽大。桂良等甘為其指使。更不可解。况此摺鋪敘粵省各運情形。於支務不過寥寥數語。又未能將節經訓諭之四層。逐款籌辦。該督此次任意之所。欲為一發莫遏。是以視朕肯如弁髦。罪有浮於耆英者。

辛亥。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夷務為我

朝二百餘年來第一大患。且受

思深重。雖尋常公事。尚不敢稍涉偏私。而况安危所繫。如夷務者乎。自上年粵東有事。臣即憂之。至本年正月。該夷前來上海。投遞照會。有請

欽差大臣於二月十七日上海會議之約。所求尚不甚善。並有不蒙允准。即赴天津。為所欲為之語。故於黃宗漢道出常州時。痛哭挽留。即在上海辦理。以冀稍分

宵旰之憂。蓋自五口通商以後。如果駕取得宜。本可相安無事。惟因夷酋不能進廣東省城。與

欽差大臣會晤。遽起釁端。伏而未發者已及十年。迨軍興以來。乘我多事。大起戎心。屢次直入長江。察看洪逆等動靜。後有

味商嗾噫者。以洪逆並無五倫。亦無刑政。不足與言。改圖
就我。呈請入江助勦。准其在松江設立馬頭。又請查照道
光年間通商章程酌改稅則。曾經前撫臣吉爾杭阿奏明
有案。查道光年間在江甯所定者。謂之萬年和約。俾一成
不變之件。在廣東所定者。謂之通商章程。載明十二年後
酌量更改。歷來辦理。夷務諸臣。但知有萬年和約之名。而
未見其文。以致誤將通商章程。作為萬年和約。徒以口舌
爭辯。凡有奏請事件。均不能明晰聲敘。欽奉等

諭。又不敢宣露。該夷初以為請。且不將其委曲上

聞。積疑已深。迨臨廣州。必將文卷搜去。從前辦法。皆為其所窺破。

若任其前赴天津而奉

命查辦之大臣皆係素未涉手者。設或考究未詳。必更為所挾持。無所忌憚。黃宗漢籍隸福建。曾任浙江巡撫。廣東通員。當知其詳。不難迎刃而解也。乃未遠所領。鑄成此鑄。頓啟該夷駐京之心。以為事事可與。

大皇帝面決。則中外臣子無所施其技矣。且竊見天津所定之件。駐京條內所比之國。所定之禮。心如刀絞。桂良等因其洶洶之勢。逼近畿輔。不能不将就奏請。

依議以為退兵之計。而欲罷其議。為一勞永逸之謀。斷非口舌能爭。亦非微利能動。必得用兵方可。而用兵宜先操必勝之

權。今年性其鋒。明年必有大事。連勝三年。處處有備。方能俯首聽命。而以時勢觀之。內寇方熾。民困未蘇。水師尤為不練。似應待時而動。方出萬全。至我之虛實動靜。必有漢奸四處為之探聽消息。故自該夷回抵上海以後。臣即飭臬司薛煥。一面嚴查漢奸。一面設法羈縻。三月之久。幸未北駛者。固上海辦法。無漢奸為之送信也。迨桂良等先後到滬。臣即力言徑赴上海。與該酋會晤。示以不疑。未可遠駐松江。轉示以弱。又發令箭。嚴擊漢奸。使之無從窺我底蘊。非敢為孤注之擲。實因不如此。不足以彰

國威而定民心也。惟該夷雖失所持。桀驁之態。較之在天津

時已不相同。而其堅執條約之心。仍復牢不可破。且與桂良等和衷熟商。隨機開導。又已卅月。適當軍情萬緊。變端莫測。止不能不先其所急。遵

旨折回常州。再定進止。仍飭藩司王有齡暫留上海。隨同桂良等設法辦理。儻不能事事如願相償。而以勢處萬難。桂良等亦不能不就其力能挽回者。去其已甚。開列進呈。可否仰

懇

天恩俯賜允准。以免登時決裂。恭候

聖裁。如尚有未便

准行之處。則非勒不可。而此時仍宜不動聲色。使之不疑。我則先

將天津海口水陸豫備齊全。臣必竭力籌畫。稍助軍餉。俟其來年赴北換約之時。聚而殲之。但該事體重大。非徒尚意氣。及空談經濟而無實用者所能任事。亦非一二人所能挽回。伏乞

皇上廣求賢良。其經濟學問。實已見諸施行。著有成效者。置諸朝右。然後中外同心。協力維持。方能萬全無弊。否則一誤再誤。必致不可收拾。而後止。臣迭奉

嚴諭。惶悚之餘。猶敢再獻芻蕘。以備採擇者。竊

主聖而後日直也。謹荷

聖恩准臣俟軍務稍定即前赴

闕廷瞻親

天顏俾得面陳一切藉伸犬馬戀

主之忱則幸甚矣

硃批與忠親王等同看此摺頗有關係著悉心商酌昨日惠親王面奏辦法事屬可行朕思遲則有變莫若先發以制

諭軍機大臣等奕務辦法自桂良等到上海後朕於奏報以業經疊次批示本已無可再諭本日據何桂清奏回抵常州復將奕務棘手情形稟晰陳奏當此時事艱難該大臣等受朕深恩諒不敢竟昧天良希圖遠就了事但權衡時勢不但派員駐京必

須極力挽回。即內江通商。及內地遊行。賠繳兵費。退還廣東者。咸各要件。貽害甚大。均不可不設法阻止。桂良等專辦夷務。固屬無可卸責。即何桂清身任地方大吏。受此委任。亦當力圖補救。所有辦法。著仍遵前旨。將此四事。婉為轉圜。與其稱兵於日後。不如消患於目前。現議稅則。該夷必有利益可沾。即可從此措手。不至即行決裂。四事若有轉圜。其餘照天津及上海現定各款辦法。該夷若誠心永遠和好。則去此四件。必能長保無事也。至該夷之意。本欲移欵差於上海。如果說定時。四事消弭。桂良等即可允其將欵差移至上海。專辦通商事務。以後各國如有商辦之事。即在上海商辦。廣東仍照舊通商。俟該夷退出省

城後。由兩廣總督。妥定章程。不致民夷爭鬪。儘諸事定議後。夷船再至天津。即為背約。不能如今年相待。但此時大局未定。切不可委為宣露。桂良等當存之於心。屆時再與宣說。如該夷回帆時。不與說明。轉瞬明春。夷船復至天津。惟桂良等是問。至何桂清奏稱。各處游行。雖不能禁止。亦當嚴定章程。以資約束。但恐既許游行。即無從限制。此時朕既肯毋庸拘泥。內定辦法。該大臣等。必當各失忠誠。竭力挽回。為國計民生。豫籌久遠之策。諒桂良等。亦必能仰體朕心也。

何桂清又奏。咸豐四年二月。前任蘇松太道吳健彰。所雇金敦師船。碰損味夷馬眉亞商船一隻。當據該夷商稟道。

索賠約估修費。不過洋銀三四百圓。嗣由該夷領事官。照會吳健彰。讓賠洋銀三千圓。仍令華夷各船主。自行清理在案。忽於本年九月二十日。蘇松太道。接到味酋照會。內稱。前道允賠已久。因庫項支絀。未經交收。每日須加利洋銀二百五十圓。從四年二月三十日起。至今該息銀若干。必得剋日了結。否則即將開稅扣抵。務使本利全清等語。現在已由吳健彰查明華夷各船主下落。妥為辦理矣。查以船主應賠之款。而索之於官。已非情理。約估修費。不過洋銀三四百圓。而索賠至三千圓。又須每日加利洋銀二百五十圓。迄今已四年零七箇月。竟須利洋銀至四十一

萬二千餘圓之多。更屬匪夷所思。假使海關實有浮收情事。更不知其如何設法矣。是以前奉寄

諭密查各夷賠累喫虧之處。臣未敢宣露者。恐啟其不可收拾之憑空要求也。至中外交涉事件。有不能憑律例以決斷者。全恃條約以為範圍。若不收其關稅。則與萬年和約及廣東有原定舊章不符。一事廢。則百事俱廢。天津之條約。又作罷論。真可任其為所欲為矣。如欲與之另定章程。該夷又將藉口於萬年和約。亦已廢棄。毋庸再議。就撫之憑據毫無。更難措手。此係就夷務論夷務。而未及民情商情軍情也。桂良等一到江蘇。即恍然大悟。正思設法補救。又欲

尤將長駐京城一事。無論如何為難。總求挽回。以慰
聖懷。至商民利權。亦必當收回。庶江浙閩廣。儘先生靈。衣食有資。
不致另啟亂萌。關稅則不增不減。聊以接濟時艱。其各處
游行。雖不能禁止。亦當嚴定章程。以資約束。粵東有城。職
由有期。凡此皆所以尊宗。

國體。而藉條約以維繫之也。臣與藩司王有齡。臬司薛煥。自
揣力量。或尚能為。今軍情大變。安危在於呼吸。臣憂心如
焚。實不能再展一籌。現在三國夷酋。均在上海。若不迅速
了結。颺帆而去。則成了而不了之局。明年春水發生之後。
非臣所能意料也。

硃批覽

乙卯湖廣通御史札拉芬奏。前署直隸總督瑞麟奏請復設水師。實為當務之急。業蒙

諭旨准行。惟聞瑞麟交卸督篆之後。此事尚無定議。如招募水兵。建蓋兵房。一切章程。亦無頭緒。事關重大。不宜稍有延誤。相應請

旨。飭下現任直隸總督慶祺。將水師事宜。會同瑞麟。迅速妥議。章程。一面招兵布置。現屆冬令。萬不可透。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傅格林沁等奏稱。提督改駐海口。及加價抽釐等章程。當經分別諭令。將添設將弁等事。勘議明確具奏。現

尚未傳奏到。而招募水師。尚待操練。至應將所添將弁。議定章程。使各有統屬。庶新募之眾。可成勁旅。且時令即屆。海寒。建蓋兵房。以資棲止。尤為緊要。著僧格林沁。瑞麟。慶祺。將現募水兵。已得若干。將弁應如何添設。及蓋造兵房。置造軍裝器械。現在如何辦理。據實具奏。迅速籌辦。毋稍遲誤。

丁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禮部尚書瑞麟。直隸總督慶祺。奏。雙滾工程將竣時。著僧格林沁。復詳加相度。尚須於牙。僧格林沁營盤內。並健銳營營盤內。添建三大高墩臺。二。屋方合機宜。當即趕緊興修。於九月間。一律嚴事。海口南。

岸礮臺三座。高自三丈至五丈不等。北岸礮臺二座。一高三丈。一高五丈。均經次第興工。堅立椿木。安設礮臺。周圍堅築堤牆。沿牆修葺土窖。密布礮門槍眼。堤外開挖濠溝。並置木柵。聯成巨筏。以扼海口要隘。又於北岸石頭縫地方。添設三丈高礮臺一座。以為後路策應。茲於本月十二日。各項工程。一律告竣。伏查海口南北兩岸。地勢卑窪。工程浩大。經才瑞麟督修搶辦。晝夜趨催。以期迅速成功。茲已工竣。堪慰

宸厪。惟此次海口興築礮臺堤牆等工。剋期蒞事。沿海地多斥鹵。挑挖新土。尚帶潮濕。轉瞬嚴寒。一經結凍。恐不免有耐城

情形來歲春融。所有礮臺營壘。均宜加培灰泥。以防雨水衝刷。再查此項工程。所需物料夫價等項。先後在直隸藩庫借撥銀九萬兩。運庫借撥銀一萬兩。前任長蘆鹽政馬勒洪額等。捐輸銀五萬七千一百五十一兩一錢三分。除雙港動用銀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兩。海口礮臺動用銀八萬九千八十四兩五錢六分。統計用過十三萬六千五百三十四兩五錢六分。尚存銀二萬六百十六兩五錢七分。擬酌留銀一萬六百十六兩五錢七分。交提督史榮椿接收。以備來春加培灰泥等用。並先歸還直隸藩庫銀一萬兩。其餘借撥銀兩。應由粵牙慶謀。於釐捐及鹽斤復價項

下收有成數。陸續歸款。其前飭各該州縣採辦椿木。續行捐輸銀兩之官紳商民等。應如何獎勵之處。亦由粵度核查明辦理。現在京通兩局銅礮計十六位。雙港營盤安設一萬二十斤重礮二位。一萬斤重礮四位。分運海口一萬二千斤重礮二位。一萬斤重礮六位。五千斤重礮二位。收到捐輸洋鐵礮二十五位。安設雙港六位。運至海口十九位。並粵瑞麟在海口購買洋鐵礮四位。一併安設其海口。大礮因新建礮臺泥土尚溼。未便在礮臺上演設。先就牆上演放完畢。遠近均能有準。已酌量挽上各礮臺分設。以及提牆礮門等處。派委副將烏志阿等統帶宣化鎮官兵。

一千名。協同大沽協官兵。妥為守護。至通州存營官兵。礮位。擬即撤回。榮僧格林沁。業經札行副都統克興阿。統帶前項官兵。並護送存營礮位。迅即回京。該處營壘。札文文武。妥為看守。其雙港各營官兵。應俟海河結凌。並山海關防兵。一併撤回歸伍。以節經費。雙港現設武成水圍礮四位。撤回都城。其雙港營壘。撤防後。交天津鎮冰兵守護。謹繪南北兩岸礮臺營壘全圖。恭呈

御覽。再張家口監督崇連。捐辦皮貨銀一千一百兩。統計該監督共捐牛皮二千張。合銀二千二百兩。應請

飭部照例議敘。

諭內閣。僧格林沁。自通州前往天津。辦理海口雙港礮臺。並續建礮臺營牆等項工程。現已一律完竣。念其數月以來。勤勞卓著。著賞給御用巡幸袍一件。巡幸褂一件。即交伊子伯彥訥謨祜。齎往天津。交僧格林沁收領。以示嘉獎。其所帶兵丁。並著的加吏調。俾資休息。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修理雙港海口等處礮臺營牆。一律完竣。酌撤防兵。繪圖呈覽一摺。僧格林沁在大沽海口。及雙港地方。修葺礮臺。安設營壘。並置木筏。以扼海口要隘。各項工程。已於本月十二日一律告竣。該大臣辦理海防。已逾數月。夙夜辛勤。自應暫行回京。以節勞勩。本日降旨。賞給御用巡幸袍。

一件。巡幸褂一件。即交伊子伯彥訥謀枯齋住。交僧格林沁祇領。現在各工完竣。該大臣著即來京。所有操練水師。運蓋兵房等事。即交瑞麟。慶祺。妥為辦理。礮臺分設礮位。著即飭副將烏忠阿等。帶宣化鎮官兵一千名。協同大沽協官兵。小心守護。餘俱著照所議辦理。至所調吉林。黑龍江。察哈爾等處官兵。程途遙遠。未便令其歸伍。此次回京後。應在何處駐劄。著僧格林沁等議具奏。

奉旨。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日前。張尙願

獨金尚臣等云。若照近日相待之意。將來公事甚好商量。即味佛兩國亦皆願永敦和好。本日味首列衛康。因公事照會內。有中華有何需用味國之處。定當協力襄辦等語。味此可見此時夷情較之天津大不相同。稍堪仰慰。

宸廬。惟堅執條約。萬難商改。終夜焦思。迄無善策。

皇上聖恩寬大。責臣等以四事。並非強以所難。僅不能設法消除。非獨無以卸責。實無以仰對。

君父。無如夷情當甫定之秋。辦理甚難著手。必與之明改章程。彼即指為背約。即如駐京一節。說至再三。方肯不長行居住。且因此款內有兩或字。原屬未定之詞。彼乃語塞。苦再商。

他款勢必不行。且等與藩臬兩司。再四熟商。祇得於無可
想法之中。聊為釜底抽薪之法。如該夷入江。欲攘我淮鹽
之利。因正課雜項。及商民所保。每年計數千萬。恃以養命
者。無數生靈。一旦被其擄奪。商賈彫敝。窮民失業。情形不
堪設想。故不待其發端。先與要約明白。不准販運。該夷仍
復力爭。說至旬有餘日。乃得慨然許可。現在已將食鹽歸
入違禁貨物款內。不准往來裝載。將來設有逾禁。亦必隨
時嚴辦。以杜外夷侵越之漸。即礮彈軍火。一概不准進口。
山東登州。與牛莊兩處。以豆石豆餅為大宗。向來皆係江
浙閩廣商販船戶。運銷於東南各省。其利甚大。此項船隻

共有二千餘號。海運漕糧。藉此承運北上。其倚此為生活計者。不下數千萬人。臣等議明。豆石豆餅。在牛莊登州兩口者。英國商船。不准裝載出口。屢向爭論。始得允從。商船從此照舊貿易。不致違絕衣食。海運漕糧。亦可免運。實於濟務民生。兩有裨益。前聞該夷載貨數船。向牛莊登州售賣。該處商民。祇肯接濟食物。不肯與之交易。夷商廢然而返。若往來兩次。必日裹足不前。急欲與之計議。彼決不肯聽從。內地游歷通商一節。議明除京師不准前往外。無論何處。必須體面人。方准該國領事官發給執照。由中國地方官查明蓋印。以便隨處呈驗。既有稽考。可免夷匪混迹。

耳遊歷他

林批此則傳報雖則已存文

人。

本屬例所不禁。

林批此則傳報雖則已存文

林批此則傳報雖則已存文

轉能極。最夷情最忌繁雜。

林批其其月歷初其學時也

苦其累贅。日久或可不一。凡斯

之類。祇好漸次想法。從緩消弭。巨愚以為夷情悅服。遇事

而可熟商。夷情乖違。籌辦更難措手。總俟中國兵精餉足。

礮利船堅。惟所欲為。何事不堪罷議。為目前計。祇得去其

太甚者而已。現在喫味兩夷。稅則章程。已於初三日議明。

佛夷亦於日內可定。因商酌之款。與廣東省城各事。尚未

定議。未敢遽行入奏。日前喫味佛三夷。均有欲入長江之

語。經藩司王有齡等。示以通商。當待軍務完竣。各該夷均

得。此去不過往看地方。並不羈留。亦無他意。及告以沿途

均有賊匪。必過不去。報云不悔。決不至於滋事。屢經阻折。

去志甚堅。臣等親向商量。反覆勸諭。至再至三。繼復折以

正論。味佛兩夷。索然氣沮。遵奉開導。不即入江。惟嘆夷堅

執不移。無論如何說法。總云不過兩旬。折回滬上。再議廣

東之事。臣伏思該夷大輪船隻。出入自如。自三年以來。曾

經往來數次。無從禁止。不若示之不疑。以沿途照料為詞。

趕緊札道派委委員。持文跟蹤前往。觀其動靜。既據聲稱

二十日內。可以往還。人地生疏。又無貨物貿易。亦斷不能

久留。沿江各督撫。及帶兵將帥。經臣何桂清於得信之初。

已先行飛咨查照。可免驚疑。臣等仍在上海靜候該夷回

宋高宗廣水之事。並與斟酌各款。潘司王有齡。因漕務及軍餉諸事。為分緊急。已於初三日星夜回蘇。所有滬上現辦事宜。仍由王等督同臬司詳核。及隨去各員安辦。並與督王何桂清往返函商。

硃批。覽此。摺不覺憤悶。尤堪痛恨。汝輩此行。不但不能消弭。反不如原約。直令喫夷輪船入江一行。設若不同。何以處之。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稅則議定。夷性漸馴。一摺。覽奏。實堪痛恨。已於摺內詳細批示。桂良等接奉後。當知自愧。喫夷輪船。豈容輕令內駛。桂良等。私自允許。猶言示以不疑。朕若力持定見。必欲責令阻止。但恐桂良等。既已允許。力不能阻。只可聽其一

行。若回港後。又欲隨意往來。或他國效尤。跟蹤前往。斷不能再聽其便。至鹽斤在內地。本各有界限。且石方奉天等處貿易大案。原當定以限制。其遊歷內地。特執照為稽查。焉能周備。俾屬最下之策。朕此時不再加駁斥。不過恐桂良等。力有不能。至於決裂耳。並非謂其可以勉從也。駐京一節。在該夷不過因廣東道遠。恐下情不能上達。前次寄諭。准其將欵差移至上海。正可。以此為詞。罷其駐京之議。若仍准其隨時往來。豈能日久相安。並著俟該夷回帆時。與之言明。若至天津。我兵即先開礮。使其有所顧忌。不至再逞詭謀。其廣東有城退出。則該處民人。不致與該夷為難。並可開辦貿易。實屬彼此有益。該夷回來。欲議此。

事。即著由為開導。俾有轉機。凡此數端。皆非無可措詞者。應在
桂良等激發天良。力任其難。能罷去一事。即免一事之貽害。若
徒以釜底抽薪為詞。而實則於事無補救。桂良等其何顏以對
朕耶。

壬戌。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茲據木哩斐岳
幅文稱有咨送玉璽羅幅斯奇公文一件。派那克里玉步
幅等面交。請照定例。令其迅速行走。並照天津立定章程。
派往之官兵。一切路費。照例給領。並差瑪爾哥前來。有面
傳要話等語。查天津如何立定章程。本處無憑。查覈。謹遵
前奉

諭旨。准其來使進京。派委協理台吉等護送。於十月初五日由驛
進京。其路費給備。已遵。

奇面飭該夷。毋庸付給。又據瑪爾兩爾言及。自喫佛關入廣。來買賣
均已罷市。其入天津。傷人幾及千名。若非普提雅廷到津。
喫夷必入京師。若非木哩斐岳幅。派兵定明黑龍江界址。
已入貴國境內。此皆普提雅廷勸阻之力。至俄國大風。

大皇帝賞給翎支。中國大風。俄國給與執照。於兩國大有裨益。其
使臣進京。不令多帶從人。以免擾累。以上各情。均請京師
大部。與丕業羅幅斯奇商定等語。此次瑪爾兩爾來至庫倫。
謹遵前次。

諭旨。諭以向無賞給翎支。領受執照之例。瑪爾圖又稱。雖經部駁。若允所請。別國畏我兩國和好。愈為有益。查俄夷性本狡獪。難保不無藉端。所有瑪爾圖面稟之語。全行鈔錄。咨送軍機處備查。嗣後俄夷如再派人赴京。可否仍照此次。一面由驛護送。一面具摺奏。

聞之處。伏乞

訓示。所有准其那克哩玉多幅來京之處。已咨覆回。華爾那托爾。並照舊賞給瑪爾圖緞疋靴茶等物。令其旋回。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派員護送俄囉斯使臣進京。並將俄囉斯瑪爾圖面稟各條。鈔錄呈閱。一摺。覽奏均悉。本年

四月。英佛二夷。滋擾天津時。因俄夷使臣。普提雅廷。言英佛二國前來。並無惡意。欲代為講和。是以未先開戰。不料該使臣。未能為力。英佛二夷。竟先開戰。以致官兵挫失。今該國將以天津之事。居功。任意誇張。斷不可信。此次該國遣使進京。知已啟程。嗣後。倘再有人前來。如傳尋常事件。該大臣。即向該夷。詢明商辦。再行具奏。倘稱有緊要之事。准照此次。一面馳奏。一面派員伴送來京。至該大臣。遞到俄囉斯瑪。兩箇面稟各條。俟該使臣。那克哩。玉多。幅到京時。再由理藩院。與丕業羅。幅斯奇。會同商辦可也。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傅格林。禮部尚書瑞麟。直隸總督慶祺。

奏。查南北兩岸。各建礮臺三座。現設水師兵三千名。每礮臺擬駐兵四百名。又各匠役字織等兵。北岸擬設二百名。南岸為提鎮操兵駐劄之處。事務較繁。應設四百名。至管轄員弁。南北兩岸。擬設遊擊都司守備等官。共六員。分駐六礮臺。又每礮臺設千總一員。把總一員。總制外委二員。額外外委四員。隨營操防。查海口大沽兩臺。原設有都司二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六員。應即抵補。尚須撥添遊都守。以及千總等官七員。已在於通省閒僻營分量為抽調。俟酌擬妥協。另行具奏。總制外委等弁。即於本鎮各營。分別改撥考拔。以上兩岸官兵。歸大沽協副將管轄。天

津鎮總兵統轄其兵數除海口大沽兩營原設一千六百餘名應添募新兵一千三百餘名現已招募五百餘名由提鎮督飭上緊練習尚少兵七百餘名因大沽本地不敷挑選現已各處招募務擇其年力精壯者趕緊募補足數舊存額兵詳加考驗裁汰老弱隨時更換應給餉需水師應較陸路稍優擬均照馬兵口糧銀數在於捐輸項下支給並仿照健銳營操賞工費章程量為變通以資給馬鏡作為考驗應習之技再能放礮有準加給工費銀五錢善識水性能藏身水內者加給工費銀五錢又能於馬鏡上頭演習純熟交鋒時可抵長矛者加工費銀五錢又如

長于腰刀各項雜技。習演出眾者。每一技加給工費銀一錢。似此層層加賞。庶足以鼓勵戎行。雙港現設營盤九座。擬於天津郡城各營內。共派兵二百名。前往分駐巡防。至應建兵房。時交冬令。不克興工。現將礮臺所餘木料。儘留備用。一俟開春。即行趕辦。至現募兵丁。即可於新募礮臺左右土甬內暫住。如不敷用。再行搭蓋窩棚。以資棲止。添設兵丁。即應添置器械。本平海口各營器械。又多損失。現經分別製備。不致遲誤。

硃批知道了。

僧格林沁又奏。現在北塘礮臺。尚未親身履勘。擬於拜

摺後帶同隨營翼長等即行遵

旨起程。統赴北塘。查勘該處礮臺。順路至通州鑄礮局查閱。畢由

通州回京覆

命。

硃批知道了。

甲子。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寶奏。夷船入江情形。已於前摺聲敘明晰。該夷此時自行入口。即誤有損傷。亦不能怨及中國。况經才等與彼言明。更無異說。賊船跟蹤一節。似可無虞。

夷雖犬羊性成。尚知顧忌。如可與賊聯絡。早已通同作弊。其所以必入長江者。實為將來設立馬頭。希圖利益起見。並非別有他意。似堪共信。茅桂良。花沙納。前在天津。因值萬分危急之時。不得已代該夷乞

恩。原不過欲為退兵之計。及該夷必候

旨允准。方肯退出海口。茅等實已計窮。此番特奉

恩命。來至江蘇。辦理稅則。正可將失之東隅者。收之桑榆。至敢視

同膺膜。誠如

聖諭所云。派桂良等前往上海。又命何桂清會同商辦。豈真專為稅則計耶。若僅希圖了事。實非茅等所敢居心。迨行抵常

州。接見督臣何桂清。即以

內定章程。實難照辦。向芬等言及。芬等亦甚覺其堅執。已見
然當時會銜具奏。即照督臣所議。及芬桂良。花沙納。回船
後。私自商量。且俟到上海後。查看情形如何。再為據實直
陳。請

旨遵辦。嗣因到滬。明探暗訪。方知縱能免稅。亦難罷棄條約。故未
敢遽行宣露。誠恐稅課全免。仍於大局無濟。更覺失算。且
細體督臣現所商辦之意。尚屬周妥。至藩司王有齡。此者
來滬。實係芬等公函囑前來。前月督臣回常。該司亦急
欲還蘇。芬等因請務尚無眉目。仍留數日。茲奉

嚴切訓諭。不敢不據實直陳。臬司薛煥前因奉到

諭旨。令其羈縻夷人。在兗等處。該司因駐京一層。最關緊要。當向
呼喇圖等。以京師土多風大。地凍天寒。與在京交出查辦
之件。較之由背撫奏請者。更稽時日等詞。旁敲側擊。意欲
令該夷廢然思返。呼喇圖等當以業經奏明。君王恐難設
法為詞。目下夷情雖漸馴服。均稱願敦和好。而一議及條
款。即以背約為疑。所有奉

旨諄諭四層。自當逐款商辦。能否如願。實難懸揣。其四事之外。凡
有貽害甚大者。亦必隨機應變。設法消弭。誠如

聖諭所言。盡一分心。即為天下消一分禍害。嘆首自入江後。尚

無消息。據云。過二十日即回。計月內可以旋滬。日來與粵
夷商議稅則。兼及廣東之事。該夷大約不能作主。仍須嘆
首回來。方可定議。黃仲舍。本在上海。岑等初猶疑其躲避。
嗣見黃宗漢摺內。言及該員現在廣東。用五品頂帶。在外
酬應。方信其實。已回粵。梁植現在上海。日前阻止味裏。毋
入內江。伊亦從旁傳話。岑等私心揣度。僅能使夷情日馴。
則目前可免另生枝節。將來辦理得手。然後從緩想法。漸
除後患。似更妥協。總須兵精餉足。

國勢強壯。方可布圖。一勞永逸也。

硃批。知道了。

丁卯。伊犁將軍札拉芬奏。俄夷帶領隨從二十七名。行抵伊犁。送給夷酋羊酒等物。該酋欣然領受。嗣據該委員等稟稱。該酋現駐夷圍。察看水勢情形。因見圍所器具等件。代為收存。毫無損失。甚為感激。屢向該委員等。懇懇入署謁見。面申謝悃。因其情詞懇切。未便阻其求見之誠。隨會同領隊大臣等。約其入署。待以客禮。該酋言貌甚恭。尚屬馴順。惟夷圍逼近河干。其房間有被水沖塌者。該酋曾與委員等言及。將來尚須改修。俟採定地基。擬即回圍。派員前來。自行蓋造。夷酋抵伊犁。曾分送食物。堅求收受。擬俟該夷啟程時。備禮回送。合併聲明。

硃批知道了。

庚午。兩江總督何桂清奏奉

旨。諄諭四事內。不准長駐京城。雖經定議。而內江通商。內地遊行二事。僅止釜底抽薪。能否再事轉圜。仍當會商辦理。其繳還廣東省城。亦應迅速定議。四事之外。有關於

國計民生者。除已設法消弭外。凡屬力所能為。見所能及。仍必知無不言。以備桂良等集思廣益之用。再。臣陳奏別項事件。有牽涉現在夷務者。皆以稅則二字代之。以便照例各行。免滋該夷口實。

硃批。知道了。

新編史務始末卷之三十二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三

咸豐八年戊午十一月癸酉

欽差大臣和春奏前准何桂清密咨風聞喫味喘三國有派船前赴漢口查看情形之說臣等恐其另有別情當經密飭水營鎮將授以機宜揚言將調火輪兵船入江助剿等語並傳知上海來江輪船一體防護毋以窺探情形隨時稟報去後旋據總兵周希漢及鎮江道府等先後稟報十月十五日申刻金陵江邊陸營見有輪船五隻緩緩而行將近下關我處紅單各船即張帆作為會攻之勢逆匪瞭見逆聞大礮轟擊輪船該夷亦開礮還擊火器互攻甚為稠密

約一時許。夷船即齊泊上關。十六日卯刻。仍復駛回下關。九洲洲一帶。靠近江岸。迭施大礮炸彈。環轟賊壘。我師上下游紅單戰船。亦與合勦。約兩時許。該逆未曾還礮。夷船五隻。駛往上游而去。我師亦即收帆。探知兩日之戰。夷人炸彈火箭。有射進賊營者。亦有越過與不及者。逆營匪黨。殲斃約數十人。其礮臺船隻。皆有燬壞。夷船桅檣及煙箭。損壞數處。夷人亦有傷亡。接仗後。夷船如飛西駛。

硃批。知道下。

甲戌。禮部尚書瑞麟。直隸總督慶祺。奏。查大沽海口兩營。原設有都司二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六員。現擬撥

添遊擊都司守備等官三員。原設兵額一千六百餘名。應添募新兵一千三百餘名。前已招募五百餘名。尚少七百餘名。等因。商酌南北兩岸。共設礮臺六座。南岸南礮臺。應設遊擊一員。查有葛沽營遊擊。堪以裁移。改為前右營遊擊。督兵駐守。中礮臺。作為中右營。即以大沽協左營都司駐守。老礮臺。作為後右營。即以大沽協右營都司駐守。北岸土礮臺。查有鞏華城都司。堪以裁移。改為前左營都司。督兵駐守。板礮臺。查有三河營都司。堪以裁移。改為中左營都司。督兵駐守。石頭縫礮臺。作為後左營。即以海口營守備駐守。以上原設三員。裁改者三員。其裁改三員。

內鞏華城。實任都司穆長營。隨缺移赴新任。此外移改之
遊擊一缺。都司一缺。遣委委員先行試署。其應添之千總
把總外委等。酌量改撥。報部查覈。至裁缺之葛沽三河
鞏華城等處營務。應歸何員管轄。並改撥員缺。如有應行
變通之處。督慶祺隨時籌議。奏明辦理。南北兩岸官兵。現
今分別布置。所有前任直隸總督譚廷襄奏請移改弁兵
之處。應毋庸議。此次添募新兵。現於各處續行招募。足數
交提督史榮椿。署天津鎮總兵湯蘇。認真訓練。一面趕緊
添蓋窩棚。俾資棲止。舊存額兵。如裁汰老弱。隨時裁補。至
宣化鎮官兵一千名。前因招募新兵未齊。經僧格林沁派

令副將烏忠阿帶赴海口守護礮臺。現在添募新兵。業經足數。應將宣化鎮官兵裁撤。即交烏忠阿統帶起程。各令歸伍。以節經費。前經遣撤之雙港各營官兵。自十月二十日為始。分作六起起程。督瑞麟即督隨後起官兵回京。硃批。近已面諭。明歲海防仍責成僧格林沁督辦。此摺著僧格林沁察覈具奏。

乙亥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查尚書瑞麟直隸總督臣慶祺具奏。撥添海口將弁。並招募水師足數一摺。據該大臣奏稱。滿沽營遊擊。鞏華城都司。三河營都司。均堪裁移。並

大沽協海口營都守分駐各礮臺其應添之千總把總外
委等弁均酌量改撥等語所議均屬妥協查海口原設兵
一千六百餘名新募兵一千三百餘名合計有兵三千名
在南北兩岸礮臺可資守衛伏思大沽海口南至山東地
界二百餘里東至山海關六百餘里地方甚為遼闊雖難
處處設防其扼要處所亦應嚴密布置所有未盡周備之
處容俟明春等到津後與直隸督臣慶祺再為詳細籌畫
隨時具奏明歲酌調官兵前往防守等現調撥吉林黑龍
江官兵各一千名哲里木昭烏達官兵各一千名察哈爾
官兵一千名共馬隊五千名應請

勅下各該處於明年二月內一併到防並酌帶京旗官兵二千名以資調撥惟需用經費不貲本年津郡雖已辦理釐捐暨斤復價誠恐仍不敷用併請

勅下戶部直隸總督豫為籌備

諭內閣前據瑞麟慶祺奏擬添撥海口將弁事宜一摺當交僧格林沁察覈具奏茲據查明裁移分駐之處均尚妥協著照所請所有天津海口應添設前右營遊擊一員著即以葛沽營遊擊裁移改駐大沽協左營都司著作為中右營都司大沽協右營都司著作為後右營都司應添設前左營都司一員著即以鞏華城都司裁移改駐應添設中左營都司一員著即以三河營

都司裁移改駐其海口營守備著作為後左營守備以資防守
至應添千總把總外委等弁著慶祺酌量改擬餘著照所議辦
理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奏查覈海口情形請豫調官兵一摺。現
在津沽海口各礮臺一律修造完竣。明歲必須添調官兵前往
以資防守。著景濤奕山於吉林黑龍江兩處各調撥馬隊精兵
一千名配齊軍裝器械。於本年十二月起程。俟明年二月初間
必須行抵天津。歸僧格林沁調遣。毋稍延緩。

又

諭昨據瑞麟慶祺奏酌擬撥添海口將弁並招募水師足數各情

當交僧格林沁容毅具奏。本日據覆稱該大臣所擬請裁移添設之將弁各缺均甚妥協其原設及新募之兵足資守衛業經明降諭旨依議辦理矣。惟據稱海口地方遼闊尚須添調官兵以資防守所請調之吉林黑龍江蒙古兩盟及察哈爾等處馬隊兵五千名均於五月初間可到合之僧格林沁另帶京旗官兵二千名共有七千之數。津郡現辦蘆捐及鹽斤復價猶恐不敷應用除飭戶部豫為籌備外並著慶祺先期籌備以免臨時缺乏。

又

諭據僧格林沁奏天津海口防務緊要現擬添吉林等馬步隊七

千名於明年二月到防所需經費除直隸總督慶祺豫等外並著戶部妥為籌備毋誤要需

甲申

硃諭朕思辦理俄夷之事肅順一人尚覺孤另若見面時該尚書言語之間總不免激烈無一轉圜之人若事事許其轉達則一司員能辦之事况該夷既知入奏挽回更難若添上瑞常仍不確事應理藩院之意豈不更妙

諭內閣現在俄囑斯圖遣使來京商辦事務著派禮部尚書管理理藩院事務肅順理藩院尚書瑞常會同辦理

丙戌伊犁將軍扎拉芬奏等奉定議約以三年為期

除本年應交茶箱以及茶價均已一律清楚外。至咸豐九十兩年共應交茶三千箱。以本年塔城茶價計之。共需銀五萬四千餘兩。伏查口外商販茶斤均由山西歸化城轉運而來。該處為茶商總匯之區。應交夷茶不若即在歸化城由官就近採買。可否由山西巡撫遠派委員協同歸化城該管衙門將此項武夷茶斤揀選上等。每年採買一千五百箱。由台驛遞運。逐程委員護解塔城交收。

諭軍機大臣等。扎拉谷泰奏。貼補夷商茶斤。請由歸化城豫為採買等語。所籌尚為周妥。已諭知成興英桂各派委員。如式採買。解交塔爾巴哈台。或分年解運。或一併解運。即由該將軍等酌

辦總期毋誤每年十月之期。所需價銀在於欠解甘餉內動撥照數扣除。知此項茶斤既由內地採買則各城所收茶稅即可留抵各城兵餉之用。著扎拉谷泰咨明陝甘總督每年每城徵收茶稅若干。即於應解經費內照數扣除以歸數實。其塔爾巴哈台現存茶樣著即咨送成凱英桂飭屬照辦並將茶箱斤數一併咨明俾無歧誤。

又

諭扎拉谷泰奏貼補俄商茶斤請由歸化城豫為採買等語塔爾巴哈台燒燬俄夷貿易圍子一案經扎拉谷泰等議定以武彘茶五千五百箱貼補被燒夷貨本年十月間先付二千五百箱

據該將軍等。已於徵存茶稅。由發價置備。給發該夷。清楚。其成
豐九十兩年。每年應給武夷茶。各一千五百箱。據稱。口外茶價
日昂。茶稅盈絀無定。誠恐屆時購辦不及。轉滋口實。歸化城為
茶商總匯之區。若由該處官為採買。即在山西大解甘餉內。動
款給備。較有把握等語。此項茶斤。以現在塔爾巴哈台茶價而
論。計需銀五萬四千餘兩。山西省積欠甘餉。尚有一百三十餘
萬。其中應解伊犁之項。數亦不少。若由歸化城。就近購茶運解
塔爾巴哈台。而於該省欠解甘餉內。照數扣抵。實屬一舉兩得。
著成凱、英桂、各派妥員。照依該將軍咨。送茶樣。陸續採買足數。
由台驛遞塔爾巴哈台交收。或分作兩年運解。或於明年一併

購運均著酌量辦理。但每年所需一千五百箱。總不得逾十月之期。以免延誤。並不得濫變短少。致令別生枝節。所需運脚。卽以解餉運費作抵。亦無庸另行籌款也。

扎拉芬泰等又奏。夷酋阿春特來至伊犁。因夷圍處所。被水沖塌一節。曾於上年該酋起程回國之先。卽飭營務處。以所具該夷咨覆為憑。聲明嗣後夷圍房間。被水與中國無干字樣。是以該酋抵伊後。居住夷圍。查勘坍塌情形。無可置喙。惟求另給地基。以便來年春月。另行政條。隨飭委員等。偕同夷酋。於城外曠地。徧行妥勘。總須能避水患。而於民間田舍墳墓。均無妨礙。方可指給該夷。令其自行修

理。嗣據採獲地基。親至該處。復勘無異。並順看夷酋。該阿
齊特。極口稱謝。其感激之狀。尚屬出於至誠。旋於次日。該
酋送呈禮物八色。再四推辭。只得收其四色。交營務處收
存。

硃批覽奏已悉。

扎拉芬泰等。又奏。接准烏魯木齊解到俄囉斯夷人三名。
隨帶騎馬三匹。烏槍一桿。咨請查辦前來。隨飭協領哈布
齊賢等。協同俄夷區蘇勒官。將該夷人等。因何私行越界。
公同查訊。旋據訊明。該夷人等。委因躲避差徭。由該國地
方。私自逃出。現交該區蘇勒官領回收管。暫行安插團所。

選便帶歸該國。

硃批知道了。

丁亥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貴。奏竊惟此次夷禍。自廣東錯誤以來。敗壞至今。幾於不可收拾。目下夷性雖尚安輯。而一談及商改條約。不禁神色俱變。其情甚屬可惡。臣等此時惟俟該夷回滬。一面議論廣東還城之策。一面設法阻其進京。將來能在上海互換條約。可以永不北去。方為上策。日前承准軍機大臣密寄。

上諭。俟該夷回帆時。與之言明。嗣後若至天津。我兵即先開砲。使其有所顧忌。不至再逞詭謀等因。欽此。臣等自當謹遵。

諭旨。妥為宣示。現在體察該夷情形。此番回滬。恐不能在上海久延。惟當藉說廣東之事。與之反覆商議。總期殫竭血誠。使該夷總不進京。不敢稍遺餘力。前請於上海設立。

欽差。係臣等欲止該夷進京之意。此時仍當從此想法開導。力為阻止。且互換條約。該夷必欲仍往京師。其事即在明年夏間。為期甚近。臣桂良等。擬告以將來互換條約。仍係我輩經手。若到明年屆期。我可先到上海等候。並告以在上海互換條約。即與京師無異。設該夷堅執欲往。臣等亦必當。

遵

旨力阻。僕能就我範圍。即可相機駕馭。萬一該夷過於執拗。從此不與我謀。揚帆自去。此時操縱之方。萬難措手。且恐為時無幾。立時請

旨遵辦。又來不及。臣等見識愚昧。不知所措。惟有懇

恩訓示。免致臨時貽誤。僕蒙

皇上諭以機宜。臣等萬不敢因得秉承。稍存畏難苟安之見。所以此次請

旨。實為夷務過於重大。不敢稍涉大意起見。至於廣東之事。臣等曾向喫佛兩首言及。並告以及早退出省城。可免百姓與

之為難。乃一逆及廣東百姓。該夷等不覺聲色俱厲。且云如無黃總督。廣東尚不至如此大壞。其恨黃宗漢更甚於葉名琛。尤不可解。臣等探聞此時廣東商人照常開船貿易。民夷亦未相攻。惟喫啣兩國夷人均有欲俟條約通行以後。方肯還城之言。而前據領事喃哈面云。俟由漢口回滬再行商議。該夷前月行至南京。曾與賊匪接仗。彼此開礮轟擊。互有損傷。因而耽延數日。聞於十六日始行前進。約計本月初十日以後。想可還滬。一俟該夷到滬。臣等即將各項要件。逐層商辦。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夷務關繫重大。請旨遵辦。一摺。桂良等

迭次陳奏辦理情形業經剴切訓示總以阻其進京停其江路
通商並將遊行內地罷談及奏歸還廣東省城四事為最要桂
良等果肯竭力轉圜何至徘徊兩月有餘又復奏請訓示前次
准將欽差移至上海原為阻其進京及赴天津之計若仍准其
隨時進京則進京之後如何驅遠豈不與駐京無異又何必改
欽差移上海且何必派桂良等前往挽回耶總之進京一節萬
不能允內江通商必須消弭其餘兩事亦當設法妥辦桂良等
既擬在上海互換條約即著迅速定議將此四事挽回議定之
後進行奏聞並將條約進呈聞後即令桂良等在上海互換勿
令該夷北來恐該夷詭計故延時且待至明春仍然北馳前次

諭旨內已言明再至天津我兵必先開礮。僅桂良等不便向該
首面說。可令委員等向夷官透露此意。告以天津已有準備。若
再前往。必啟兵端。彼時一經開仗。即上海等處。必當斷其通商。
並可傳播他國夷商使之聞知。各國恐被連累。必有從中勸阻。
若至桂良等派辦夷稅。挽回條約。是其專責。設或事至決裂。必
須用兵。斷不能歸罪於議事之人。若不能阻其進京。以致夷船
復至天津。則無論動兵與否。朕惟桂良等是問。

欽差大臣湖廣總督官文奏。據楊載福及黃州協副將書紳知府
周炳鑑稟報該夷船大小四隻。每船約夷兵一二百人。不
等。於十月二十六日。行入黃州。沿途甚為安靜。至十一月

初二日陸紆船抵漢口。拋江停泊。查來者皆英圖船隻。並未隨帶貨物。經李先期派武昌府知府如山。漢陽府知府劉齊銜。漢陽府同知吳嗣仲。襄陽府同知艾滄美。江夏縣知縣韓體震。漢陽縣知縣高晉圖。齊同地方文武水師官弁。妥為照料。初三四日。即有夷人數名。渡江來省。稟請入城。謂見屢次諭阻。而求請益堅。李察該夷既經入江。來漢。自應以禮遣之。使知隨傳諭示期。准令該夷官喇喃。哈於初六日帶通事。並親隨數人入城相見。該夷極稱得親內地幅帽之廣。人物之盛。深為欣感。李當諭以

朝廷盛德。至仁至義。懷柔撫輯。中外咸知。如因通商來楚。則

當靜待上海大臣會議。祇候。

聖諭遵行。如為查看地勢而來。則楚北素稱澤國。江漢來源雖旺。惟伏秋大汛。江水驟漲無常。逮至冬春。隨處淤澇。水涸大船難行。况商賈多係客民。遷徙靡定。土著人民。風俗強詐。切勿滋擾。該夷官口雖唯唯。尚未卜其意見何如。初七日。督親率司道各員。至該船撫綏。以禮。該夷甚為恭順。登岸購買煤米等物。均屬安靜。復經督賞給該從人等牛羊酒麩等物。僅領其半。該夷船已於初八日解纜。折回上海。

硃批。知道了。

戊子。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玉明等奏。沒溝營河口有夷船停泊。經該將軍飭令防守尉等督帶兵勇防堵。不令登岸。夷船旋即駛回。當諭令如再有夷船進口。仍派員善為開導。並嚴禁接濟。現在天津海口。經僧格林沁等添築礮臺營壘。業已工竣。布置周密。該夷明歲春融。難保不由上海一帶北駛。如果至牛莊貿易通商。自可設法羈縻。僅肆其凶狡。登岸騷擾。不可不豫為防範。其金州。錦州。沿海各口。亦須一體嚴防。沒溝營既經該夷窺伺。應如何加意布置。以備不虞。海口要隘。固宜扼守。口內陸地。亦應密為設防。毋稍疏懈。著玉明希拉布。侍順。體察各海口情形。妥為籌畫具奏。

癸巳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奏。現在應行補給俄夷之武夷茶五百箱。接承辦官員等稟稱。業已督同該商等陸續如數交付該國區蘇勒官收清。隨即取其收結存案。該國商貨已到數起。順便運回茶箱。沿途往返毫無事故。且夷貨到卡時。聽從查點呈報。迥不似從前任意統越。及橫阻卡官查驗情形。與華商交易亦極公允通情。所有伊犁經徵茶稅銀九千三百餘兩。前已解到存庫。添湊本城續徵茶稅數尚不敷。該商等情願暫緩。統俟阿克蘇稅銀解到再行具領。

殊批依議。

丙申直隸總督慶祺奏海口籌防添置軍火器械必須選
選熟諳之員督工製造方能得用臣前經詳加查訪會謂
已革提督張殿元熟習諸練臣因其身負重罪未敢率行
奏調現奉

上諭已將該革員發往新疆效力贖罪由部起解道經保定染患
風寒由藩司詳請咨明兵刑二部暫行給假調治臣現與
接見言及軍火器械該革員從前在直服官歷奉委辦於
籌造之法極為明晰現當講求利器之時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暫留張殿元在直數月即將應備軍器會同臣委員妥
為趕製

硃批著准其暫留數月。仍行起解。不准率請免戍。更不准藉捐造
為由。蓋海防最關緊要。免其棄市。已屬恩施格外。

十二月壬寅

諭軍機大臣等。前次飭調之哲里杏昭烏達兩盟官兵。朕聞現已
行抵熱河哨內。所有統帶此項官兵之扎賚特貝勒拉木棍布
札布。本年係屬年班。著常清傳旨。仍照例來京展覲。所帶官兵
文常山。妥為彈壓。俟來年正月。分起行走。由順義縣徑赴通州。
務於三十日以前到齊。拉木棍布札布屆期。先至通州守候。統
帶前往天津。至該官兵等器械。如有不齊。即著由通州散給。其
馬匹恐多疲乏。已諭令理藩院查明西林果爾尊生馬匹數目。

以備調撥乘時

丁未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貴奏據湖廣總督官文容稱喫夷於初八日起碇全數出境約計十二月初十前後當可抵滬臣等伏思年前為日無幾若俟該夷回滬再將兩次條約進

呈誠恐更需時日設或該夷條約已到可以商量互換而我處條約或趕不及轉失機會目下稅帥應增應減既經議明業已蓋印畫押原不過候該夷回滬商議要事臣桂良

等公同商酌。擬將天津條約及新定稅則先行解送京師
恭呈

御覽。其天津所定條約各夷均已解回本國用。爾嗣後如有應行
更改刪減各事。容俟該夷回滬當面議定再行另立專條
一併存據。所有兩次條約可否准臣等專差妥弁送至京
師以昭迅速之處伏候

諭旨遵行將來

發到上海之後。若能在此地互換。自可免該夷進京。僕堅執前說。
臣等必當設法開導。各夷均不願赴廣東商辦事件。俟各
事議妥。以換和約之後。所有上海

欽差再行請

旨簡放俾該夷等知專辦外國事務有人不致時時起意北行前
調廣東在籍布政使銜前浙江運使潘仕成已於本月初
六日抵滬合併聲明

桂良等又奏再據臬司署上海道薛煥面稟英咭喇領事
官昨因他事到署據稱喇喇哈等自入江後現在行抵何
處伊處並無消息並稱該國條約自天津回滬後早已解
回本國現聞已由該國君主蓋用國璽不日想可到滬臣
等伏思該國條約果能先到俟天津條約並現定稅則經

恭呈

御覽後即求

發下迅速解到上海以便與該夷商議即在上海互換除長久駐
京業經議明不往外其餘四事如何俟議定後自當另立
專條一併存據

殊批覽

諭軍機大臣等據桂良等奏英首將回上海請將條約先行進呈
一摺前諭桂良等將條約進呈原令其挽回四事定議之後即
行呈閱茲據奏請擬將兩次條約先行專弁齎呈著照所請准
其先將天津原約及現定稅則條款進呈俟挽回四事另立專
條進呈後候朕酌奪如何准行一併用寶發回交桂良等與該

夷互換據奏該夷雖不長駐京師而其隨時進京尚未杜絕即
內江通商遊行內地及歸還廣東省城三事如何辦法摺內並
未切實聲明其上海應派欽差亦須俟一切定議後再行簡放
此時夷船尚未回滬究竟逗留何處恐桂良等為其所愚稽延
時日一交春令該夷又潛赴天津前經晏次諭知如果該夷北
來我兵必先開礮條約內既未定有天津口岸即非該夷應到
之處我若用兵並非理曲桂良等曾否將此言透露僕不便向
額爾喀面說或令委員道達或由他國轉傳使之聞知均無不
可總之既有欽差改駐上海之議則進京一屬不但長駐不能
允准即隨時往來亦可不必上海道路非廣東可比何事不可

上達該夷必執前議是誠何心。桂良等不能開導亦豈得謂心力已盡。此時桂良等惟有設法阻止能議到如何分際卽行奏聞不准空言敷衍致誤事機。僕從事因循致令該夷仍赴天津則前諭已明。桂良等恐不能當此重咎也。

辛亥大學士彭蘊章等奏查前次由天津送到俄囉斯清文條約與

欽差所定條約詳細覈對除第四條及第十條內意思微有不同其餘各條意思相同文氣全不相同此件俄囉斯清文條約與現在丕業羅幅斯奇送到條約文底意思相同文氣稍有不同謹將第四條第十條鈔錄呈

欽差所定第四條如帶有違禁貨物即將該商船所有貨物概行
查抄入官。俄國清文係如帶有違禁貨物只將船下貨物
抄沒。

欽差所定第十條俄國人習學中國滿漢文義。居駐京城者酌改
先時定限。不拘年分。如有事故。立即呈明。行文本國。覈准
後。隨辦事官員。徑回本國。俄國清文。係俄國差人赴京。更
改。從前定限。一面回明上司。不拘時日。即行回國。

壬子。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俄囉斯國派夷酋丕業羅幅斯奇來京。互換

和約。據該夷送到條約文底。與該大臣等前在天津所給該夷條約清文。有互異之處。以致該夷藉口。欲請更改字句。未能互換。該大臣等。在津所定俄夷條約。清文二件。漢文一件。並俄文一件。均已帶赴上海。著桂良等。接奉此旨。卽檢齊。由六百里馳遞。進呈。並將清文二件。以何件為準。其因何歧異之處。詳細簽出。毋稍含混。此係密諭之件。不得令他國聞知。為要。

癸丑。

欽差大臣湖廣總督官文奏。英國大小火輪船四隻。已於十五日。陸續行出楚境。再據代理九江府知府程元瑞申報。該夷船於十六日。遇漲。行至八里江地方。擱淺。不能前進。後於

十八日將大火輪船二隻退回九江灣泊。欲俟來春發水再行前進。其小火輪船二隻業已開行。下駛等情。具報前來。查該夷船因下游攔淺尚在九江停泊。誠恐羈留日久。與本地民人交涉生事。相應奏懇

聖恩。飭下江西撫臣。遴派幹員。會同地方文武員弁。妥為彈壓。並察看水勢。將該夷船設法運行。護送出江。以免久留。

諭軍機大臣等。據官文奏。夷船過八里江攔淺。將大火輪船二隻。退泊九江。欲俟來春發水時前進。其小火輪船二隻已開行。下駛等語。已諭著齡設法運行。護送出境。知夷船以下游攔淺為名。欲在得江久滯。誠恐別有詭譎。未便任令羈留。現在辦理上

海稅則條款業已議有頭緒。此時俟夷首回滬即可將四事挽回。况前此桂良等許其入江本約二十日內即回。若任其停泊上游難保無窺探虛實及勾通內匪等弊。著桂良等諭知該夷即令輪船下駛出江。至該夷船行至焦山即有攔淺之事。今在八里江復行淺阻正可曉以利害阻其入江之請。現在江路尚未肅清該夷入江固屬冒險。即日後並無阻梗設遇攔淺江中匪徒出沒恐損失貨物亦多未便。如能借此止其入江豈不甚善。著桂良等設法辦理為要。

又

諭。本日據官文奏。夷船灣泊九江請飭江西派員彈壓設法護送。

出江等語。噶咭喇大小輪船四隻前赴漢口。旋即折回。於上月十五日。行出楚境。至八里江地方。擱淺。將大船二隻。退回九江。灣泊。欲俟來春發水。再行前進。其小船二隻。已開行下駛。夷船停泊九江。是否實因水淺阻擱。抑係有意逗留。藉此銷售貨物。恐羈留日久。與本地民人交涉。致生事端。著耆齡。迅即遣派幹員。詳細查明。妥為彈壓。並察看水勢。將該夷船。設法運行。護送出江。毋令久延。是為至要。

戊午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天津海口。業經僧格林沁添築砲臺營壘。以資守禦。其沿海各口岸。何處應行設防。尚須周歷履勘。方能布

置周密著慶祺傳旨諭知史榮椿會同格綢額卽由天津馳赴
山海關將沿海一帶口岸及扼要地方詳加履勘查明後史榮
椿卽折回大沽海口格綢額卽在山海關駐紮俟防兵到關歸
其統帶並派署天津鎮總兵湯蘇大沽協副將龍汝元將由天
津至山東海豐縣一帶沿達海口各要隘一體詳察明確所有
兩路查勘情形均由慶祺繪圖貼說詳晰具奏

閩浙總督王懿德奏天津籌備海防事宜船礮攸關緊要
亟應立時抽派赴津遣用惟閩省水師各營向無設立艇
船其額設戰哨船隻間多在洋遭風擊碎及被會匪燬失
同小號各艘不堪調派且閩省至天津水程數千里必須

慎選甫經修竣最為堅固者方可違涉風濤以資適用刻
即冬令北風頂逆載錢維艱須俟來歲春夏之交南風盛
發始能操駕北上遵經飛咨水師提臣欽遵抽選去後前
准署提臣賴信揚履稱福甯左營新宇七號閩安右營攔
宇四號兩船係大號戰船均已屆限應行大修飭駕省城
專廠趕修應用所有艇船二隻可否挑派屆修大號梭船
抵額移咨叢辦內新宇七號一艘業已駕交省廠候修臣
查新宇七號大船既經駕廠應即先行估計趕修至閩省
向無艇船似應以大號梭船抵用飭司於無可籌款之中
趕緊籌措勒令專廠委員福州府海防同知迅將屆修到

廠之新字七號船。尅日興辦。一面嚴飭催攔字四號船。迅速管駕赴廠。估計趕修。並咨水師提臣確加查驗。批定何營何字號大號梭船二隻。以抵艇艘。立即咨覆辦理。俟前項各船趕修竣。即行配足弁兵舵水軍火礮械。選派熟諳水務將領。責成管帶。趕於明年三四月間。南風司令之時。小心操駕赴津。聽候調遣。

硃批知道了。

己未閩浙總督王德德奏。據福建臺灣鎮總兵官邵連科護理臺灣道孔昭慈。署臺灣府知府洪毓琛會稟稱。五月初一日。有雙桅火輪船一隻。停泊國寮港。據繳暎國水師

參將柏祿格照會內稱該國商船在五口貿易有因風颺
流各口岸船中難民多承中國官員撫卹護送回國尚恐
有在荒僻之處地方官所不週知近有傳說外國人滯留
臺灣伊奉該國水師提督派到臺地詳查有無外國難民
並懸貼賞格俟有尋獲將人送到請代先發賞銀當照數
清還請飭所轄幫同查尋並送賞格一紙請卽定期會晤
旋據柏祿格帶同夷人前來經該鎮邵連科等於五月初
一日令在公所接見詳加查詢覈與來文相同當卽許為
出示查訪一面賞給該夷首羊豕食物撥護上船該夷
卽於五月初二日從西南而去旋於五月十九日該夷船

駛泊安平大港口。柏祿格等復又請見。聲稱伊已周歷沿海查明。並無失落難處。今回廈門。前次奉賞食物。特來申謝等語。復加究詰。委無別故。該夷卽於是日由南駕駛而去。

殊批知道了。

辛酉。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淳。吉林副都統特普欽。奏據甯古塔副都統富隆額。報稱由屬界綏芬自南而北。履查至與三姓搭界之訥恩吞。翻摺地方。寬廣千餘里。現在並無夷人占踞。亦無與俄夷接壤之處。又據三姓副都統圖欽。委員三隆。報稱由黑河口至烏蘇哩河。自北而

南湖游向上。履查至訥恩吞翻博地方南北相距一千四百餘里。俱係採捕侵珠之地。至烏蘇哩河兩岸舊居赫哲費雅哈等。歷年捕打貂皮。皆在該處一帶山場均屬大有間礙。且該處距興安嶺甚遠。地面遼闊。統無與俄夷接壤處所。詎該夷現在烏蘇哩東岸圖勒密諸瓦集闊圖斯克圖等三處蓋房。其上游一帶。雖未被其占踞。而該夷之侵會。亦有靡定之勢。並據該副都統等。各將履勘山河形勢。繪圖貼說。結報前來。正在繕摺間。又據黑龍江副都統吉拉明阿。報稱據巡哨官兵。帶同江左居夷。央桑枯幅。並續來報文之夷官一名。通事一名。謁見該副都統。報文二角。

拆閱係木首所具文稱本年七月初八日接閱咨照內開烏蘇哩河及海一帶地方應俟查明再擬安設界牌等因俄國已派扎蘭破勒盼尼克卜打裏斯奇並文官石沙木勒幅馳往會勘約正月間可抵黑龍江城再將往勘情形訴與貴大人之前仍赴烏蘇哩口俟屆春融由水路溯抵興海湖會同委員擬辦分界事宜等語該副都統當向夷官開導木首派人會勘非時現在天寒雪大山路崎嶇莫若冰泮船行較為妥善該夷答俟石沙木勒幅到田再為商議復詢以前此行文木首原立字約十四條內尚有三事未妥行令更正緣何迄今尚未答覆該夷云伊皆不得

而知遂卽作別仍回原處合將逃到清文夷字四紙封筒
兩簡一併附封咨請叢辨等情詳詳該夷呈逃清文一為
答覆條約許其緩送學生一為要求派員同赴烏蘇哩河
及海安設界牌並稱前入松花江之商人三名已交石夷
帶至黑龍江城與副都統吉拉明阿面議等語續據暫設
三姓副都統印務佐領慶恩報稱夷人小船駛至城下登
岸日夜竄擾街坊無惡不作甚至淫辱難堪軍民忿恨誓
不相容當經飛咨黑龍江副都統吉拉明阿派員與夷酋
夾桑杜幅據理剖辨仍飛飭佐領慶恩務將夷人小船設
法送出黑河口毋得任其蹂躪地方亦不得激起釁端並

訪知署三姓副都統協領富尼揚阿。前往接辦。嗣據該員報稱。俄夷人船於該員到任之日。先經起程下住。

士戍。

翰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遵查綏芬烏蘇哩地方。並俄夷具字要挾情形。一摺。據稱綏芬至三姓交界。寬廣千餘里。並無與俄夷接壤之處。烏蘇哩河。自北而南。相距一千四百餘里。距興安嶺甚遠。亦無接壤俄夷處所。是該二處。不特距原定分界甚遠。且近接三姓甯古塔等處。實已深入內地。據該將軍等查明。未便允許。自應正言拒絕。該夷要求黑龍江左岸居住。奕山遽爾允准。已屬權宜。此次無厭之求。著該將軍等妥為開導。諭以各處。

准添海口皆係大皇帝格外天恩因兩國和好多年是以所請各事但有可以從權者無不曲為允准此後自應益加和好方為正辦若肆意侵占擾我復珠貂鼠地方是有意違背和議中國斷難再讓况該夷在三姓地方攪擾街坊觸怒軍民若日久占居必致積怨成仇羣起為難雖天朝法令森嚴亦不能以非禮之事強制百姓彼時有傷交誼大非彼國之利如該夷使聽受開導不復以綏芬烏蘇哩為諱即可與之議準界址切實訂定除所議之外永不准肆行窺越如有堅執不遵即著將該夷狡執情形詳細具奏當由理藩院行文該國薩納特衙門與之理論奕山等亦可行知木哩斐岳幅據理折辯曉以利害勿任

各夷官從中播弄。事關重大。不宜過於激烈。致啟弊端。亦斷不可一味軟弱。總宜詞嚴義正。中其隱微。庶可漸戢驕心。歸於馴服。摺內所稱英文各件。封送軍機處。未據隨報遞到。恐有遺漏。著該將軍等卽行補送。以備呈覽。

江西巡撫耆齡奏。英咭喇夷船四隻。內大火輪船二隻。小火輪船二隻。駛至九江。停泊西門外。旋於二十五日開行。上駛。茲於十一月十六日。該夷船自漢口折回。駛過浔郡。於十八日。仍退回九江西門外停泊。有夷官喊姓。囉姓。至九江府署。謁見向程元瑞。聲稱。八里江一帶水漲。大船不能過。暫泊九江河下。守候來春水漲。開行。船上共有三

百六七十人請為照應小船二隻即回上海等語程元瑞
隨親至夷船撫之以禮船上尚有嘸姓李姓二夷官所言
亦復相同嘸姓係該國水師欽差李姓副之喊姓又為李
姓之副嘸姓係嘸姓中軍程元瑞當以該國言語不通商
民素非習見且九江兵勇眾多該船水手人等無事不必
登岸應買物件開單送府代辦以免滋事該夷官均稱甚
是旋於二十日嘸李嘸三夷官分坐小火輪船二隻望下
游開行大船二隻現泊潯郡

殊批知道了

乙丑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景瀟等奏。查綏芬烏蘇哩均不與俄夷接壤。未便允許。當諭令該將軍等正言拒絕。並因夷文各件未據隨報。遞到諭令即行補遞。旋據兵部遞到清文夷字各二紙。已由軍機大臣呈覽矣。綏芬烏蘇哩兩處既與俄夷地界毫不毗連。且係採捕徒珠之地。當時即應據理拒絕。何以副都統吉拉明阿。輒許木哩斐岳幅。於冰洋時馳往查明。再立界牌。至所稱原立字約十四條內。尚有三事未妥。均未據奕山奏明。其木哩斐岳幅來文內。有二年後差學生到俄國學藝之語。更不知從何而來。奕山前此遽將黑龍江左岸允許該夷。雖係限於時勢。究竟辦理輕率。且以烏蘇哩河亦可比照海口等處辦理。致該夷

肆意要求。甚至在三姓地方滋擾居民。景瀆因綏芬烏蘇哩均係內地。閩繫蕃重。設法拒絕。自是正辦。若仍遵前旨。據理剖辯。不得遷就了事。致遺後患。所立字約十四條。及吉拉明阿。執許該夷赴烏蘇哩口會勘地界。有無含混應許之處。著該將軍等查明具奏。至俄使來使丕業羅幅斯奇到京後。並未聲言欲辦何事。該夷來文。有即照該來使商議之言。派員前赴興安鄂末。尤不可解。亦應一併諭知該夷為要。

俄囉斯咨文

為咨覆事。本年七月初八日。接奉貴大臣咨文。披閱之下。知為勘明烏蘇哩河至海地方。設立界牌之事。當即派官

數節並派隨帶之參領破勒騰尼惠卜打裏斯奇及文員石沙木勒幅等該員等於本年十二月間起程均由水路行走明年正月可抵黑龍江城將前往原由稟明貴大臣再赴烏蘇哩河口亦由水路行走俟冰泮時自烏蘇哩河上游前赴興安鄂末

貴國如欲派員即應照現在

貴國京城大臣丕業羅幅斯齊商議之言派員前往興安鄂末僅貴處派定人員赴烏蘇哩河口時敝國之破勒騰尼克等愿同該員由烏蘇哩河上游行走此時務宜趕緊辨結方好惟雨邊委員前往雖興安至海道路遙遠有延

時即其自海旋回儘可駕駛敵國火輪兵船各由本處起
身再往松花江去至敵國商人三名所行之事表已飭知
委員石沙木勒幅令其經過黑龍江時面稟貴大臣矣為
此咨覆

為咨覆事我本年八月三十日所行咨文諒貴大臣早經
接奉即將應辦之事辦訖遵照互換和約盡心奉行文約
內既准我國船隻由松花江烏蘇哩往來行走即不得攔
阻况

貴國亦准敵國喚咭喇由內江行走我國與
貴國和好有年從無違悖小大臣工皆當奉行兩國定約所

有二年後。差學生前來之處。我甚歡悅。且與兩國有益。其學生前來學藝。務於起身之一月。或半月。以前致信。我聞信後。即飭屬員盡心教誨。為此咨覆。

給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事。本年五月間。貴國感激。

大皇帝天恩。願送中國火槍一萬桿。各項礮位五十尊。至大沽海口。由內地自駕沙船運接。足見貴國真心和好。

大皇帝甚為歡悅。曾

諭令大學士桂良等。告以送來時。必當收受。將來亦必以禮相酬。但各國船隻。退出天津海口後。中國已將沿海礮臺修理。

堅固各國船隻未便再到天津海口所有貴國送來破槍
應送至庫倫交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收受自行運
送至京貴國不必派人前來以免長途跋涉此係

大皇帝體恤貴國之意相應咨行貴國薩納特衙門可也

丁卯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
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賞奏遵

旨即將天津原約四分並現定啖啤味三國稅則條款專委弁
四名交軍機處恭呈

御覽並將稅則由新定章程詳加彙編先行恭錄呈

閱其天津條約內有俄囉斯一分是否應留京師此次商議稅則
並無俄囉斯一人在滬且該國向來並未在五口通商亦
無稅則可議將來應如何分別辦理之處

聖心自有權衡惟俄囉斯如果到京互換條約則英俄味三國必
不肯在外互換此時三國雖未議定而欲阻其進京必須
先將條約說明在外互換方可著手僕或事出兩歧即業
經定議恐不免別生枝節此不可不慮及者也英前領事
哈於上月二十八日回滬臣等因於初四日率同臬司薛
煥前往洋涇浦夷樓會晤該首領哈於初七日即來答
拜意尚馴順前保同知銜知縣黃仲會亦於上月二十八

由廣東趕到上海所有奉

旨挽回四事一內江之事現命黃仲會從中設法探該夷意向若何若能竟行拒絕可不設立馬頭固屬全美卽或改換面目少占一二處地方再能令中國人代為辦理該夷只須數人前往總其大綱統俟軍務完竣後再行開設馬頭亦是辦法此層現在尚未回信未知能否照辦一內地遊行一層喫啡味三國均經來過照會總須體面妥當之方准各該國領事發給執照再由地方官蓋印查驗如此立法隨時嚴密稽察必無多人前往諒不至於滋事此層只能如此辦理一駐京一節業已消弭至隨時往來一層臣

等已囑飭臬司薛煥再三向李燉開導未能應允。茲黃仲奮來滬又經臣等囑其面向李燉。李等百般阻擊。細察該夷之意。縱不前往亦決不肯明言。如再去此一層。卽或萬分費力。亦欲與彼商量。臣等亦曾令隨委各員將前奉諭旨。該夷若再到天津不能照上年相待。及必先開厥之說。向該夷透露。總云不怕。據臣等愚見。此層且緩致詞。能將條約議定在外互換。則進京之念漸息。不如從緩一步。再為想法。且將廣東之事說有端倪。然後逐層商酌。或能迎刃而解。一廣東還城一節。正當商辦之際。該夷忽接香港來文。謂粵城官紳仍與彼族為難。該夷大怒。立即照會前來。並

將紳士所奉

諭旨鈔粘在內。心雖疑為假託。意則頗有不平。臣等接到後。詳細閱看。實與平日寄

諭不符。當即照覆該吏。告以委係偽造。茲將原告照會及鈔件另錄呈

覽。且因該吏詢問。前請奏撤黃宗漢及三紳局之事。曾否奉到旨意。臣等當將九月十五日奉

諭旨照覆該吏去後。詎該吏又疑。臣等未經代奏。且云既不能邀允撤去。伊即自赴廣東向黃總督與三紳士為難。將省城官員逐出。伊即自收粵海關稅。以充兩國兵費。日來意甚悻悻。頗

有不願和好之意。臣等現已密飭黃仲奮、魏言阻止。一面督同臬司薛煥設法妥辦。臣等自到上海以來，曾將廣東之事兩次咨詢兩廣總督。臣黃宗漢並未回覆。臣花沙納又專函往詢，亦不回答。臣等詢之潘仕成，據云該督既不能順夷情，又不能愜民心，聞之焦急萬狀，不得已。始於本月咨詢廣東撫臣柏貴，並監督恆禱，希冀得有覆音，以便商辦遺城之事。臣等到上海後，為日已久。若不及早說明，恐事久生變。此時該夷堅執已見，以為不將該督與三紳撤去，即不能與我議事。臣等夙夜商量，實無善策。該夷火輪船隻，無論風色，行海甚速，萬一不告而去，或竟至廣東。

又復滋事。聞禁匪輕。臣等與黃宗漢毫無意見不合之處。而事關重大。不敢不據實密陳。請

旨遵辦。

桂良等又奏。正封摺間。又接該夷照會。總以未能裁撤兩廣總督及三紳局。憤憤不平。臣等應即一面照覆。一面設法勸廉。妥為開導。以便商議各事。特將原來照會鈔錄恭呈。

御覽。並將原件。及前兩照會原件。一併咨呈軍機處查照。殊批覽。

諭內閣。本日據桂良等陳奏。暎國咨文各件。內有偽造廷寄諭旨。

一道。據稱係英國人得自廣東者。披覽深為詫異。中國自來撫
取各國一秉大公。從無設計暗害之事。自葉名琛失事後。命黃
宗漢為兩廣總督。接授欽差大臣。關防原以保守疆土。即侍郎
羅惇衍等。激於義憤。練勇自衛。亦紳士應辦之事。迨桂良等在
天津和議已成。黃宗漢專辦本地軍務。羅惇衍等亦遵旨專辦
土匪。並無與英俄二國交兵之舉。該國現雖未交還廣東省城。
但能約束兵丁。不擾居民。自可相安無事。乃有偽造廷寄。令羅
惇衍等與該二國為難。以致英國疑慮。若黃宗漢嚴禁偽造之
人。盡法懲辦。使各國皆知我中國辦事光明正大。一經定議。盡
釋嫌疑。造言生事之人。無從煽惑。至上海現辦通商事宜。與廣

東相距較遠。著卽授兩江總督何桂清為欽差大臣。辦理各國事務。所有欽差大臣關防。著黃宗漢派員齎交何桂清。祇領接辦。

諭軍機大臣等。據桂良等奏。辦理夷務情形。並因暎夷將廣東鈔來寄信。諭旨一遞。送該大臣等閱看。該大臣等繕錄呈閱。查歷來辦理夷務。諭旨內並無此件。實深詫異。夷人占踞廣東省城。曾派羅惇衍等。辦團籌餉。迨桂良等與各夷酋。於天津議立和約以後。並未令羅惇衍等。再行勦辦。羅惇衍等。亦曾將選擇練勇。派赴西北兩路。勦土匪。餘悉遣散歸農等情。奏報。是該侍郎等。必無再與夷人為難之事。此件偽造諭旨。於現辦情形。未

得而聯絡團勇。民與為仇。不必官與為敵等語。則與從前寄單
惇衍等諭旨相近。此必有奸人探聽消息。任意捏造。簸弄是非。
豈堪痛恨。此件著鈔給黃宗漢閱看。即著該督將偽造之人嚴
拿務獲。盡法懲辦。毋任漏網。至美人現聚上海通商。已許其將
欽差大臣移至上海。就近督辦。本日已明降諭旨。令黃宗漢將
欽差大臣關防。移交何桂清接授。著即派委員齎交為要。

又

諭桂良等奏。先進前後條約。並陳現辦情形一摺。所稱該奏必欲
撤去黃宗漢欽差。與羅惇衍等紳團。始能與我議事。其起釁自
由捏造廷寄而起。已明降諭旨。令黃宗漢密拿捏造之人。從嚴

懲辦以釋該夷疑忌之心。並因欽差大臣現改駐上海。復諭黃宗漢派員將閩防齎送江蘇。交何桂清接受矣。桂良等。於挽回四事。僅止略得大概。並未切實斷定。如駐京一節。僅能阻其長駐。而仍許其隨時往來。僅竟此往彼來。長川不斷。亦與長駐何異。桂良等。能將條約議定。在外互換。則進京之念自息。今已許其在上海互換。則進京一節。即可因勢利導。何至不可商量。即內江通商一層。該夷船既節節阻淺。即可以此為詞。使其知難而退。措內游移其詞。既稱若能拒絕。固屬全美。又稱即或改換面目。亦是辦法。其為尚無把握。已可概見。至遊行內地一節。條約內雖言京都。不在此列。而附京各地方。如順天直隸各屬。

該夷必將指為約內所無。亦屬漫無限制。廣東省城官紳團練。本為助勦土匪。並非專為夷務而設。况天津議和以後。屢據羅悻衍等奏報。遣散已多。其間有傷損夷兵之事。均係夷兵出城騷擾所致。如其發還省城。自不致有此事。該夷既有畏忌廣東紳民之意。正可從此措詞。使其翻然悔悟。以上各情。皆屬緊要。黃仲奮既為桂良所深信。此時該員已到上海。即可責成著力。逐件挽回。能消弭一事。即少受一事之貽害。仍著竭力籌畫。勿因條約業已進呈。遂謂可以塞責。至前次帶赴上海各條約。除三國均已言定。即在上海互換外。俄夷既無人在滬。所有該國條約。自應暫留京師。俟隨後發交庫倫辦事大臣。交該國薩納。

特衙門互換可也。明善已賞假令其來京。

稅則條款。

一此次新定稅則。凡有貨物。僅載進口稅則。未載出口稅則者。遇有出口。皆應照進口稅則納稅。或有僅載出口稅則。未載進口稅則者。遇有進口。亦皆照出口稅則納稅。僅有貨物名目。進出口稅則均未載。又不在免稅之列者。應覈估時價。照值百抽五例徵稅。

臣等謹按進出口貨物。已酌定稅則。彙冊臚列。惟名目過繁。勢難備載。現議進出口互相援引。參以估價徵收。自無罣漏蒙濶之弊。

一凡有金銀。外國各等銀錢。麪粟米粉。砂穀米。麪餅。熟肉。熟菜。牛奶。酥。牛油。蜜餞。外國衣服。金銀首飾。攪銀器。香水。碱炭。柴薪。外國蠟燭。外國煙絲。煙葉。外國酒。家用雜物。船用雜物。行李。紙張。筆墨。磁器。鐵刀。利器。外國自用藥料。玻璃器皿。以上各物。進出口通商各口。皆准免稅。除金銀外。國銀錢行李。毋庸議外。其餘該船裝載。無論淺滿。雖無別貨。亦應完納船鈔。僅運往內地。除前三項。仍毋庸議外。其餘各貨。皆每百兩之物。完納稅銀二兩五錢。

臣等謹按夷船進口。除按貨完稅之外。仍量其船之大小。完納船鈔。其免稅之貨。向連船鈔並免。現定章程。雖免稅。

之貨仍徵船鈔

一凡有違禁貨物如火藥大小彈子礮倍大小烏槍至一切軍器等類及內地食鹽以上各物概屬違禁不准販運進出口

臣等謹按該夷入江之本意實欲鎮江販運淮鹽至漢口銷售廣收江楚之利若墮其術則奪我財賦歲約數千萬失業商民更難數計於鹽政

國計大有關係現與再四力爭始將食鹽列入違禁款內不准進出並將軍火礮械一律禁止以杜後患

一凡有稅則內所算輕重長短中國一摺即係一百兩者

以英、國一百三十三磅零三分之一為準。中國一丈即十尺者。以英、國一百四十因制為準。中國一尺。即英、國十四因制。又十分因制之一。英、國十二因制為一幅地。三幅地為一碼。四碼。欠三因制。即合中國一丈。均以此為例。

臣等謹按該夷商完稅稱量貨物。每因秤尺斗斛。中外各殊。易滋避就。現與較準議定。使無欺隱。

一向來洋藥、銅錢、米穀、豆石、硝磺、白鉛等物。例皆不准通商。現定稍寬其禁。聽商遵行納稅貿易。洋藥准其進口。議定每百觔納稅銀三十兩。惟該商止准在口銷賣。一經離口。即屬中國貨物。祇准華商運入內地。外國商人不得護

送即天津條約第九條所載。嘆民持照前往內地通商並二十八條所載。內地關稅之例。與洋藥無涉。其如何徵稅。聽憑中國辦理。嗣後遇修改稅則。仍不得按照別貨定稅。臣等謹按洋藥雖准進口。究與他貨不同。止准該夷在海口銷售。不准任意搬運。其中國商販經過內地。關稅釐捐俱由監督及地方官徵收。夷商不得過問。亦不准護送。以杜弊端。

又銅錢不准運出外國。惟通商中國各口。准其以此口運至彼口。照現定章程進行。該商赴關。報明數目若干。運往進口。或令本商及同商二人。聯名具呈保單。抑或聽監督

飭令另交結實信據方准給照。別口監督於執照上註明收到字樣。加蓋印信。從給照之日起限六箇月繳回驗銷。若過期不繳銷執照。即按其錢貨原本照數罰繳入官。其進出口均免納稅。至船載無論淺滿均納船鈔。又凡米穀等糧不拘內外上產不分何處進口者皆不准運出外國。惟暎商欲運往中華通商別口則照銅錢一律辦理。出口時照依稅則納稅。其進口毋庸納稅。至船載無論淺滿均遵納船鈔。

臣等謹按銅錢未穀向禁出洋。今祇許沿海通商口岸往來載運。錢款藉以流通。米價亦可均平。而取保給照立限。

驗銷並可免滋流弊。實於民食商情。兩有裨益。

又豆石。豆餅。在登州牛莊兩口者。英國商船不准裝載出口。其餘各口。該商照稅則納稅。仍可帶運出口。及外國俱可。

臣等謹按登州牛莊。出產豆石豆餅。各省商販。以沙衛船隻運銷於江浙閩廣等處。其利甚大。藉此營生者。不下數千萬人。即海運漕糧。亦藉此等商船承運北上。若無豆石豆餅裝載南來。則商販船戶。既失生業。海漕無舟可運。聞繫匪輕。該夷之欲在此二處立馬頭者。正思據奪其利。現與力爭。晚以利害。始行定議。不獨商民不致凋敝。於海運

仍可無誤

又硝磺白鉛均為軍前要物。應由華官自行採辦進口。或由華商特奉准買明文。方准進口。該關未能查明。該商實奉准買。定不發單起貨。此三項止准暎國商人。於通商海口銷售。不准帶入長江。並各內港。亦不准代華商護送。除在各海口外。即係華民貨物。與暎商無涉。以上洋藥銅錢。米穀豆石。豆餅。硝磺。白鉛等項。止准照新章買賣。敢違此例。所運貨物。全罰入官。

臣等謹按硝磺白鉛均係軍火利器。現定夷商止准在海
口銷售。仍由官為採買。或官商請照承買。庶稽察確有把

據無從作弊私銷

一天津條約。英國第三十七款所載。英船進口。限一日報領事官知照。並照第三十條所載。英國貨船進口。並未開輪。欲行他往。限二日之內出口。即不徵收船鈔。以上二條。無論先後。總以該船進口界限時刻起算。以免參差爭論。至各口界限。並上下貨物之地。均由海關妥為定界。既妥便商。更不得有礙收稅。知會領事官。晚輪本屬商民遵辦。臣等謹按。奏船進口報稅。每有延換。現與判定進口界限起算時日。及上下貨物地界。使之恪循規矩。並可藉以整頓稅務。

一天津條約第二十八條所載內地稅餉之議現定出入稅則總以照納一半為斷惟第三款所載免稅各貨除金銀外國銀錢行李三項毋庸議外其餘海口免稅各貨若進內地仍照每值百兩完稅銀二兩五錢此外運入內地各貨該商應將該貨名目若干原裝何船進口應往內地何處各緣由報關查驗確實照納內地稅項該關發給內地稅單該商應向沿途各子口呈單照驗蓋戳放行無論遠近均不重徵至運貨出口之例凡英商在內地置貨到第一子口驗貨由送貨之人開單註明貨物若干應在何口卸貨呈交該子口存留發給執照准其前往路上各子

口查驗蓋稅至最後子口先赴出口海關報完內地稅項方許過卡。俟下船出口時再完出口之稅。若進出有違此例。及業經報明指赴何口沿途私賣者。各貨均罰入官。僅有匿單少報等情。將單內同類之貨全數入官。所運各貨如無內地納稅實據。應由海關飭令完清內地關稅始行發單下貨出口。以杜隱漏。內地稅則經此次議定。既准一次納稅。概不重徵。所有暎國第二十八條所載經過處所應納銀實數。明晰照覆。彼此出示。曉布華暎商民。均得通悉一節。可毋庸議。

臣等謹按內地各關稅則本輕。並有寬減成例。不過貨本

千分之一。今議英商內地稅則每值百兩之貨徵銀二兩五錢較之內地關稅不啻十倍名雖一次交納不再重徵實較逐關收稅有增無減且足示徑捷體恤之意亦免逐關言語不通致生他事況隨處呈單驗放仍可層層稽察並不准沿途私賣亦足以杜偷漏之弊

一天津條約英國第九條所載英民持照前往內地通商一款現議

京都不在通商之例

臣等謹按天津條約准英人持照赴內地通商該夷指為隨處可到現與再四辯論多方設法議定

京都不在通商之砂庶

筆殺之下。不使該夷涸跡。卽京外地方。亦經議明。非體面人。不得由領事官發給執照。且必令該夷出具保結。則匪蹤亦無從闖入。

一向例。暎國完納稅餉。每百兩另交銀一兩二錢。作為傾鎔之費。嗣後裁撤。暎商毋庸另納傾鎔銀兩。

臣等謹按。夷商在銀號完稅。向來每百兩另交傾鎔銀一兩二錢。現據額請裁免。因為數無幾。准予刪除。以示懷柔之意。其應給銀號傾鎔火工。另行撥給。

一第十款。通商各口收稅。如何嚴防偷漏。自應由中國設

法辦理條約業已載明。然現已議明各口畫一辦理。是由總理外國通商事宜大臣。或隨時親詣巡歷。或委員代辦。任憑總理大臣。邀請外人幫辦稅務。並嚴查偷漏。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隻。及分設浮橋號船。塔表望樓等事。毋庸嘆官指薦干豫。其浮橋號船。塔表望樓等經費。在於船鈔項下撥用。至長江如何嚴防偷漏之處。俟通商後。察看情形。任憑中國設法籌辦。

臣等謹按江海關。於咸豐四年。照會英首。自擇英首一人。給予辛工。幫辦關務。稽察偷漏。以來。稅課加增。著有成效。今擬各口一律照辦。由總理通商大臣。自擇。不准夷首薦。

引。庶久暫去弊均聽我使。外夷之虛費舉動亦可稍知梗概。

再查出口絲斤。每百斤稅銀十兩。茶葉不論歲細。每百斤徵銀二兩五錢。查天津條約。概定每百斤徵銀五兩。覈之現在絲茶時價。茶葉每百觔祇應徵銀一兩。照舊減銀一兩五錢。絲斤每百斤應加銀四兩。每年約銷茶葉八十萬石。絲斤六萬石。則茶稅應行大減。絲稅所加無幾。彼此牽算。就各口額銷總數計之。每年約短徵銀九十萬兩左右。現與該夷再四爭辯。仍定照舊。兩不加減。於關稅不無裨益。

喚咭喇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前於九月間。貴大臣等到滬之際。本大臣曾以粵城情景。種種乖舛。貴大臣若不允以黃制軍。決為離任。並將羅龍蘇三紳。所奉權銜。亦必裁撤。按此行辦。則本大臣概不與議等詞。行文去後。疊接來覆。內以亟行入奏。俟奉

諭旨。依議施行。恭錄轉送等語。憑此。切據本大臣。即將攸關彼此。克敦和好。立須酌定。要款數節。先後措行。會議。詎至久候。三月。請貴大臣。按照前言。奉到

諭旨。希為轉達。乃昨接覆文。所錄送寄。

諭一道詞旨總無必將黃制軍雖任局紳裁撤之意。反見明飭貴大臣等於此節作何施辦。

御旨毫不納貴大臣等所疎。亦復昭然。頃又接南來信。粵城喚兵在郊外遊行。稍無妨礙於人。突被鄉勇妄施槍礮情勢。一至於此。本大臣意見已決。一則固貴大臣等奉

上命查辦事件之權。於粵城一事。顯見不足兼顧。此事無可再與貴大臣等提論。一則一面行知粵城本國水陸軍門。卽應督率軍旅在於廣東一省。各處任意巡行查閱。果有鄉勇人等膽為胡行相欺。從重懲辦。俟本大臣或承任大員。進京交付條約時。方得晚然粵事。如此是否。

皇上所准施行祇憑。則隨時置辦也。為此須至照會者。

為照會事。照得前於九月初五日。接貴大臣來文。內開。所
有兩廣部堂黃離任。及撤去羅龍蘇三紳之權。一俟奉到
諭旨。自當即速備文照會等語在案。今據南來信云。黃制軍仍執
管五口通商之關防。並有該總局三紳。仍徵收軍需。招募
壯勇之事。據報前來。合請貴大臣等將曾否奉到所候之
上諭示覆。又有南來鈔錄一紙。甚為詫異。合併黏繕順附送閱。其
中所指

貴國

御裁於外國暗立謀議。恆存攻擊之計。本大臣誠想貴大臣等必

可以此紙為妄行假託君上之名。即為照覆。故無勞按其
言語指摘詰駁也。為此須至照會者。

粘鈔。

御極以來。迄今八載。江之左右。長髮賊日見縱橫。粵之東
西。紅頭匪時形滋擾。天下紛紛。匪蹤徧地。現雖次第廓清。
略為安靖。詎料倏夷又復肆逆。盤踞粵東省城。攻陷天津
礮臺。竟敢闖入內地。逞彼兇殘。神人共憤。恣其荼毒。土木
皆寃。境民居何止數十萬。計耗國帑。豈僅數千萬。推其致
亂之原。實由用人不當。撫馭無方。以致生靈塗炭。興言及
此。涕泣交并。然所以委曲權宜。准受該夷之和好者。誠以

兵臨畿輔。逼近京師。干戈有驚擾之虞。萬姓有流離之苦。朕心不忍。寢食不安。故不得不俯如所請。以解目前之憂。現已著令梁同新馳赴通州。廣買木橋。於天津沿海一帶。相度機宜。妥為布置。務使防守之具。控制之方。一律悉臻周密。無令夷船得再駛入內河。是為至要。至粵東素稱忠義之區。曾經

宣宗成皇帝。頒給瑚戴錫榮坊額。特諭褒嘉。該大臣羅惇衍等。務宜仰體朕心。密為籌畫。暗中統率各鄉。在在廣為團練。聯絡激厲。聲氣相通。以挫外夷之勢。而振中國之威。不必官與為壘。止令民與為敵。即本省督撫及各該地方官員。亦

一概不必開會。以期機密而免洩漏。如此則勝固可以彰天討。而敗亦不致啟兵端。庶幾數年來敵國外患。暫就永安。攘夷狄而尊華夏。在此一舉。卿其勉旃。毋負朕望。仍將此次接准密諭之後。其應如何遵辦之處。飛驛馳遞。詳細聲敘。迅速覆奏。毋稍玩延。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桂良等又奏。再臣等到上海時。查知黃仲舍尚在香港。當飭隨員潘霽飛函促其來滬。以便探悉夷情。到滬後臣等見其感激。

聖恩。情殷效力。當詢以廣東之事。據云。民夷尚屬相安。惟紳士有名無實。不能得力。與前運使潘仕成。所稟略同。據潘仕成

某稱廣東紳士不能痛勦夷人。偶殺該夷。素不要緊之人。轉致夷人報復。燒壞民房。並殺百姓多人。實屬不值。臣等因此次夷人未能遵照。

內定章程辦理。心中常懷不安。當黃仲奮到滬後。臣等公同商酌。飭令臣段承實密將

內定章程。面囑黃仲奮。暗中探訪。如果可行。再行函商督臣何桂清。奏明請

旨遵辦。黃仲奮數日後回覆。據云。此層萬難照辦。蓋該夷本有欲不納稅之意。若將此層向其宣露。必能樂從。而因此即欲將一切條約。概行罷棄。非但難允。且恐該夷疑我背約。轉

致另生枝節。是以復行中止。仍照現在辦法。妥為籌辦。且據黃仲奮稟稱。此時若遽不理該夷之事。則一切消息均須從旁人打聽。不如身在其中。事事皆能關切。臣等現已囑其暗中妥為襄助。

硃批。知道了。

庚午。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飭調之哲里木。昭烏達。兩盟官兵。需用馬匹。諭令理藩院咨行錫林郭勒。將孳生馬匹內。揀選二千匹。於來年正月十五日以前。送至熱河哨地牧廠。以備官兵騎用。茲據該都統奏稱。錫林郭勒。距圓場較遠。前調馬匹。勢難如期到哨。

等語。兩盟官兵定於正月初四日起程。著常清派員迎提前調馬匹。務令趕緊到哨。以備乘騎。如到哨在官兵已經起程之後。著卽派員將馬匹分起徑解通州軍營。以免貽誤。

又

諭本日因調赴天津之吉林黑龍江等處官兵已由各該處起程。業經諭知定福格。綢額。以吉林兵一千名。暫在山海關駐紮。其黑龍江兵一千名。以五百名紮昌黎。以五百名紮樂亭。統歸格綢額管帶調遣矣。此項官兵到時其應需口糧等項著慶祺酌屬豫為籌備。屆時均勻放給。毋令缺乏。

又

諭前因海口辦防。諭令吉林黑龍江各調兵一千名。均於年內起程。並令格緬額會同史榮椿。於查看海口要隘後。格緬額即留於山海關。所有吉林兵一千名。約計即可抵關。著定福格緬額傳知該帶兵官。將所帶官兵。即在山海關駐紮。其黑龍江官兵。以五百名防守昌黎縣海口。五百名防守樂亭縣海口。並著格緬額相度要隘。飭令該帶兵官。分起前往駐紮。此項官兵。均歸格緬額統帶。務當嚴明約束。毋許滋生事端。其支應一切。已諭知慶祺。飭屬豫備矣。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等奏。馳進俄夷條約。並將歧異之處。詳細結卷。所有俄夷條約四件。另行檢出。覈對文內。與中國不

符之處。黏答與該夷互換。以免俄夷藉口。俄國學生晃明在津時。將俄文譯出。即派員復譯漢語。清展轉數次。所以間有不符。其中有大同小異之處。是當時與該夷公酌改。普批雅廷亦經有明畫押無詞。此次不肯互換。藉端欲請更正。天津原議。俟一年彼此再行互換。自當嚴加防範。不令他國聞知。誠恐有難於隱瞞之處。不得不據實直陳。現在參領張廷岳。隨花沙納在津襄辦清文。此事即該員與晃明經手。今先遣其回京。惟道路過遠。行走恐難迅速。尚有工部郎中豫吉。前在津亦經隨同書寫。或即就近傳詢。亦可得其底細。

桂良等又奏再連日嘆首嘔喘總以未撤兩廣總督及
三紳局嘵嘵不休等欲誘其商議各項要事現在告知
該夷以聞得兩廣總督近有欲自請進京

陛見之說又聞有將與他省對調之信俱未見有明文不知確否
何不暫且相待該夷總難釋然看此情形若黃宗漢久在
廣東決不免於生事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桂良等奏遵旨呈進俄夷條約並將歧異之處黏
簽開單呈覽一摺詳閱單內所開歧異之處均屬有因從前既
經著提雅廷斟酌看定始行畫押則該夷此次狡賴顯係恃無

實證。桂良現今在津與吳明同議之參領張廷岳先行回京。當俟該員到時與之辯證。自必無從狡執。如其仍欲任意更改。即不與之互換。原議本有一年之說。即俟上海事竣。再與理論。亦不為遲。至另片所奏。必須撤去黃宗漢。俟夷始能帖服。試思中國大臣。豈能視外夷之喜怒為黜陟。况欽差大臣關防。已改授何桂清。則海口通商事宜。已與黃宗漢無涉。至各省督撫辦理地方公事。該夷豈能干預。著桂良等向夷商剴切曉諭。前因廣東有偽造寄諭之事。已明降諭旨。桂良等接奉後。諒已付該夷閱看。其稅同事宜。著仍遵前旨。竭力籌辦。毋再別生枝節。

一第二條內。該國自繕清文中。多遇有要事。向軍機大臣

大學士面議一層。又漢文內均照從前各國總例辦理一語。該國自繕清文。係照今各外國所立總例字樣。

一第五條漢文內。皆照中國與外國所立通商總例辦理一語。該國自繕清文。係照俄國與外國所立之例辦理。

一第八條因該國自繕清文內。贊揚天主教之說過甚。未便照伊繕譯。是以與清漢文通體話語。多有不符。

一第十條漢文內。俄國人習學中國滿漢文義。居住京城。一語。該國自繕清文內。係差往京師人等字樣。又漢文內不拘年分等句。該國自繕清文。係一面行知各該上司不拘時刻回國。一面另差人至京師代替等句。

一第十一條該國自繕清文運送物件下有限一月送交所指地方。漢文內無限一月字樣。

一清漢文末尾均有所議條款俱照中國清文辦理字樣該國自繕清文少此句。

萬壽堂書始末卷之三十三